

满堂娇 第3卷



第三卷 金秋

第一章 娘子大人生气了(上)

且说真真跌到水里，本是存了必死的心，吃了两口水，叫那极冷的湖水一激就昏过去。也不晓得过了多久，她从昏迷中醒来，以为到了阴曹地府，挣扎着要爬起来。却有一只手按在她的肩头，一个男子的声音温柔的说：“孩子，莫动。”

真真听出这是爹爹的声音，痛哭起来，道：“爹爹，难道你也死了么，姐姐若是晓得，必伤心的。”

尚老爷笑起来，道：“爹爹活的好好的，痴儿，你也活着呢。”

真真摸摸身上的衣裳，却是有缝的，忙道：“爹爹，这是哪里？”

尚老爷喜的脸上两只眼都挤进肉里，声音快活无比，道：“这是好地方，傻孩子，等会有人送药进来，你扑上去抱紧她，只是哭，晓得了？”

真真正正要问为什么。门轻轻被推开，一个少年捧着一只木碗进来，碗里装着一大半碗碧绿粘稠的药汁，顿时满室异香，沁人肺腑，真真就觉得身上松快了许多，她不晓得爹爹方才那话是何意思，若是进来的是个妇人，扑上去抱住人家还摆了，这样一个少年，如何抱得，仰着头看爹爹。

尚老爷也愣住了，结结巴巴道：“怎么是你，她呢？”

少年笑道：“庵主方才把这药熬好，就走了，说还有封信在令爱枕下，尚大叔

你看了就知。”

尚老爷抱怨道：“她怎么又走了？每回都这样，每回都这样。”手下却不慢，在真真枕下摸了一把，果真摸出一张折了几折的素笺，展开来看了一眼，嘟囔道：“又是这两句话，连句新鲜的都不肯换。”

真真卧在床上满面通红，那少年笑嘻嘻看着尚老爷，突然想到了什么，脸霎时红的跟炉火一样，把药碗搁在床边小几上，逃一般挤出门，又小心把门推上。

真真心中一动，忍着酸痛爬起来推尚老爷道：“爹爹，这是哪里？她又是哪个？”

尚老爷避而不答，取了药碗递到女儿面前，只道：“药凉了，你快些儿吃下去。”

真真看看这碗绿糊糊的东西，微皱眉道：“女儿本是一心求死，不要吃这个。”

尚老爷长叹道：“傻孩子，为那个姓王的负你，不值得。”

真真摇头道：“女儿不是为他负我，原是我自家做错了事，看错了人。”突然伏到枕上哽咽：“我不是淫妇贱人。”

尚老爷也觉心酸，抚着女儿的头发，道：“你以死明志，自当证你心志高洁。只是，为着把你救转费了一个人极大的心力，误了她半生的心血，你……你可知道？”

真真抱着爹爹痛哭，尚老爷又道：“昨日的真真已是死去，已合我儿无一丝一毫干系。痴儿，你若是再寻拙志，就舍得我和你母亲、姐姐伤心么。”

真真叫爹爹说的甚至是后悔，因头一回听父亲提到娘亲，忙止住哭问：“娘在哪里？”

尚老爷苦笑道：“你把这药吃了，总有一日爹爹能寻到她，带你们去找她的。”

真真心里约略明白，这药想必是母亲留下的。她已不记得母亲了，只有胳膊上一只银镯是标记。此时晓得这碗药是母亲亲手熬就，忙捧过碗来，闻着那香气觉得腹内极是饥饿，不知不觉几口就吃尽了。放下碗极是渴睡，含糊说得一

句：“爹爹我要睡，你莫学娘也走了。”就软软的倒在枕上睡去。

尚老爷苦笑道：“与女儿药吃也罢，偏要叫她睡着，这是不想我去寻你呢！”情知女儿必要睡数日的，出来寻纸笔写了几个字，交把那少年道：“京生，你替我把这个字送到山下码头，交把我家那个姓林的管家。”

京生接过，笑道：“大叔，我顺道买几斤鱼沽几斤酒来，晚上请大叔你雪夜赏梅。”取蓑衣斗笠穿上，涉及膝深的积雪下山，果然码头处聚了十来只船，有一二百人在湖里扑腾，京生不禁摇头：尚二小姐还是不晓得人间疾苦，她使性子这样轻轻一跳，叫这许多人陪着吃苦头。走到近前拉住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问得是尚府家人，就把信交把他，道：“这是贵府尚老爷的信，烦交把你们林大管家。”

这个渔夫妆扮的人随即走到一间铺子里沽酒，那管家愣愣的接过，看着外头果然有老爷的印封口，忙忙的交到林管家手上。林管家展开来看了，道：“我们老爷赶来了，小姐的尸骸在岛的另一头被人寻着了，叫大家都上来罢，这两日大家辛苦，下水的不论家里还是渔人，每人一两银子作谢。二小姐后事还要办，我们先去接大小姐来。”

那些闻讯而来的想捞一注大银子的人听说小姐尸骸已是叫人捞起送回松江，尚家的船就要回转，极是失望，还好有一两银子的赏银，不枉吃这几天的苦，纷纷领了银子散去。唯有几个机灵的，都道小姐虽然叫人捞起，身上首饰必有遗失，若摸得一二件来，也值不少钱，依旧跳进水里去，果真就有三五人运气极好，摸到簪子、环佩等物，将到集市上换银米。不久满松江府都传遍：尚家二小姐去太湖赏梅，不小心跌落水里，红颜命薄淹死了。

素娥听说，叹息一声，暗道：“她虽然是个好人，那样软弱的性子，又不幸投了女胎，到是死了干净。”悄悄在房后抱厦里放了个香炉，要替她烧七天香。

青娥听说嫂嫂失足淹死，痛哭失声，和张公子道：“奴合嫂嫂最是亲近，要见她一面。”

张公子皱眉道：“你哥哥做下的事原不大厚道，咱们做妹妹妹夫的，哪有脸再去见她。也罢，这一回由你罢，我先使人去尚家打听，待他们设了灵堂我们两

口儿亲去，只是如今你嫂嫂是那个姓姚的，咱们去若叫人骂了出来，你莫恼。”

青娥道：“我心里明白，就是尚家大姐姐打我骂我都使得。”

张公子使人去打听，尚老爷带小女儿灵柩来家，不肯开门纳客，只有至交薛三公子陪着。尚老爷素来以仁厚闻名，想来不会不让他们进门，张公子大着胆子送了一份礼去，又说要亲去吊唁，尚家也许了。

张公子带着娘子亲至尚家，尚莺莺接出来道：“青凤妹子，我晓得你们最是要好，只是我妹妹她在湖水里泡了数日，不忍叫你见她狼狈模样，你至她灵前烧几张纸也罢。”引着她两口儿到绿萝院里，一口金丝楠木棺摆在厅上，里头真真的尸身果然极粗，脸上盖着白布。春杏跪在一边烧纸，哭的极是伤心。张公子扶青娥走到边上磕头。又烧了数刀纸，青娥就要替春杏。

尚莺莺冷冷的道：“青凤，你合我妹子的情份是一回事，这样却是把你家的姚氏嫂嫂放在何地？”甩袖道：“为着你哥哥嫂嫂和睦，还是速速请回罢。”

青娥并不恼，含泪道：“我晓得的，只叫我再在真真姐姐跟前磕两个头。”果真跪下来又磕了三个头，哭道：“好姐姐，此去再无相见之日，妹子去了。”哭得一塌糊涂，张公子也叹息，扶着娘子家去。

莺莺送她们出门，回来合李青书道：“你那边如何？”

李青书苦笑道：“自然都抢着要来，是我说我岳丈悲伤太过，倒不好扰他。倒是常到我家走的那个梨花庵的老主持来说，他们庵后有一块向阳的好地，四下里景致极好，离城又不远，献出来与你家做阴宅。”

莺莺冷笑道：“他是个明白人，也罢，就是那里罢。闲时去走走要子也好。”两口子议定明日盖棺出殡。

且说那王慕菲，在杭州灵隐寺苦候数日，大年下又无店铺做生意，只得在寺里吃四个钱一碗的香菇浇头的素面，吃的他叫苦连天。正在那里抱怨之际，突然晴天霹雳，人人都传说尚家二小姐在太湖里游玩失足淹死了。王慕菲哪里肯信，偏杭州城里车马行都歇了生意，好不容易搭了一只船赶回松江。真真早已葬到梨花庵几日了。王慕菲寻至梨花庵后，哪里是他的真真？一座孤坟而已。芳魂缈缈，空留一地纸钱。王慕菲走近了瞧，却是一块半人高的精致石碑，碑上

勒着“爱女尚映真”五个大字，并无上下款。

王慕菲抚着碑百感交集，身上积了厚厚一层雪也不知，一个老僧走过来道：“施主，老纳看你甚有慧根，不如舍了这三千烦恼丝去参悟菩提。”

王慕菲突然道：“这是骗人的，他尚家惯会骗人，真真一定还活着。”用力推开老僧，跌跌撞撞走到尚家门口拍门，喊道：“真真，你出来见我，原是我的不是。”

尚家出来一个老叟，好心指点他道：“我们老爷伤心不肯住这旧宅，已是打算将此处卖掉，他老人家带着大小姐搬到府衙对门的乌衣巷去了，你到那里去。”王慕菲哪里肯信，老人家引着他到绿萝松萝各院里转了一圈，果然家俱都搬的干净，除这个守门的，并无第二个尚家人。

他听老人家说尚老爷带着大小姐搬走，料定必是真真，谢过老叟奔到乌衣巷打听，人指着巷口那间黑漆大门道：“就是那里。”

王慕菲上前拍门，老鲍开门出来，看见是王慕菲，冷笑道：“王举人到这里来做什么！”

王慕菲道：“你们尚家人最爱哄人，把真真还给我。”

老鲍撸袖子道：“小伙子们，都给我站出来。”从门房里走出八个高大威猛的家丁，在大门左右排成两排。

老鲍冷笑道：“我家小姐夭折，老爷极是伤心。王举人这样闹法，若是我家老爷再有个哪里不好，休管我们不认得你是举人老爷。”

王慕菲极是悲愤，指着老鲍哆哆嗦嗦道：“小人。”

这里原是闹市，正对着府衙的所在，人来人往如潮水般，刹那间就围上许多人来看，有人认得那是王举人，轻声嘲道：“可叹尚小姐这样一个佳人死了。这是弃掉发妻娶赛嫦娥的那个傻举人呀，人家尚老爷宽厚，从前没有告他拐走尚小姐，他还真把自家当女婿了？”

另一个人拍他道：“他王举人的姐姐极是有名头的，一连嫁了两个财主，揽了一注大财到庄上去了。他家那样家风，自然晓得弃掉尚家去娶暴富的姚小姐，都传说姚小姐的嫁妆有几十万金银呢。”

他两个这般胡说，左右的人听了就要议论，不过片刻功夫，众人都哄笑起来，“有眼无珠的傻举人”之声不绝于耳，那老鲍听见，一脸感激四下里做揖谢道：“各位少说两句罢，王举人已是另娶，合我们尚家不相干，这般说，置姚小姐于何地？”再三的恳请众人散了，也不掩门，只把八个家丁留在门外边。那八个人并排站在门口把大门挡住，都拿眼瞪着王慕菲，好像他是贼一样。

王慕菲站了一好大会，无人理他，他又不肯上前，灰溜溜到莫家巷去，正看见姚滴珠在门口下车，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晓得他的心思，微微一笑走过来拉着他的手道：“阿菲哥哥，真真姐姐已是去了，你想开些。”

王慕菲这十来天都无人理会，终于遇到知己，握着滴珠的手道：“他尚家最喜欢哄人，从前骗庄子，这一回想必也是骗人的。”

姚滴珠心里极恼，面上强笑道：“阿菲哥哥，真真姐姐是真的去了。奴在杭州都听说了，四五百人在太湖里捞了二三日，还是一个打渔的撒网捞出来的。”

王慕菲不觉得，手下用力握紧滴珠的手腕，哭泣道：“真是？”

滴珠咬牙忍受，点头道：“真是，还有人捞了姐姐的钗环售卖，我听说尚家花了数百两赎回，光是替她妆裹，就值几万金呢。”

王慕菲跺足痛哭道：“我的真真啊，你怎么想不开啊。”

姚滴珠抽出来手，腕上一片乌青，再看王慕菲痛失爱妻的模样，心里一缸香醋前空翻十八圈，泼的满街都是，忍不住又使出家传的精妙掌法来，噼啪两声音，抽了王慕菲两个响亮的耳光，冷笑道：“王慕菲，不要给你脸不要脸，你要想和那淹死鬼做夫妻也罢，写了休书与我滚！”

第二章 娘子大人生气了(中)

王慕菲怒的脖子比脸还要红，退手几步手指着滴珠，骂道：“恶妇，恶妇！”掩面踉跄而去。

姚滴珠平常在家使那铁砂掌原是合吃饭吃茶一般平常，跟前近侍的小桃红几个，哪一个不是时时领她大教的。方才原是醋急攻心，待四下里围观的人哄笑声一浪超过一浪，姚滴珠才醒悟过来，方才若是多忍一会，有这许多人做见证，她不妒的美名必定就传开。她的阿菲哥哥最是要面子，闰房里打几下耍子罢了，当街甩了两下如何使得？

只是俯身去陪小心道不是却不是她姚滴珠能做的事，横竖爹爹就要来家，他做女婿的自然要来，到时拉着他吃几杯酒同睡，人家都说夫妻没有隔夜仇，想必就好了。姚滴珠这样想，心里就定定的，若无其事扶着小桃红家去。

话说王慕菲一路疾奔到家，径到老太爷屋里，指着自家的肿的高高的脸抱怨道：“爹，这是你给儿子娶的好媳妇，当街甩了我两巴掌。”

老夫人惊的两颗眼珠都凸出来，跳起来大骂：“我的儿我都舍不得打，小贱人，贼淫妇，快使绳索捆来家好好抽几天。”

老太爷的眉头也紧紧锁起，问他：“为何事打你？”

王慕菲道：“为着真真死了，我在她跟前伤心。”

老太爷惊道：“尚小贱人死了？前几日我听说尚家小姐死了，还当是李家那个。她死了倒好，你正好合滴珠好好过日子。”

王慕菲跺脚，怒指着自家发面糕一样的脸道：“爹，这个叫过好日子？那我合真真那几年，叫神仙日子！”

老太爷慢慢拈须，笑道：“傻孩子，他姚家只得滴珠一个姑娘，又是你明媒正娶来的，他姚家将来都是我王家的。比不得尚家还有大贱人，凡事都压你一头。我岂不知李家认得几个官，若是合他们交好你脸上也有光彩。只是宁为鸡头，勿为牛后的道理你要明白。”

王慕菲自家也省得，他合李青书单在一处还罢了。若是再有别人在旁，人都是围着李青书转，到他跟前不过面子情罢了。两个连襟都是举人，偏有厚薄，他心里也不平。

尚莺莺更不必说，事事都要强压人一头，她李家妇凭什么管王家事！想到此，越发愤怒：从前他合真真两个过日极是美满，自那尚莺莺来了，哄着真真这样那样，还出主意叫真真写休书与他，叫他被人笑话被女人休了，用心何其恶毒。爹爹年纪大些看的明白，果然说的有理，宁为鸡头，勿为牛后！王举人由不得连连点头。

王老太爷看儿子被他说动，又道：“再者说，你就是补了婚书把那小贱人，传出去还是不好听，须知你是要做官的，让一个私奔的淫妇做正室，好听否？纳她为妾倒是无妨，谁家不娶一两个妾？”

王慕菲咬牙道：“都是尚莺莺不好，哄着我的真真闹什么自请下堂。真真哪里舍得弃我，必是他们逼真真要嫁把那个什么常五公子，逼的她无法才去跳湖！”

老太爷叹息道：“娶媳妇还是滴珠这样的人家好，你暂且让着她些。姚亲家是做生意的，必不肯在家久住，等他再出海去了，咱们把滴珠捆了来，好好关几日，要打要骂都使得。”

王慕菲也觉得多少要给没见过面的岳父几分面子，按下恼怒，捧着脸回房

去。叫个媳妇子烧了两盆火，睡在床上，闭上眼都是真真，翻来覆去哪里睡得着。

正在朦胧间，听见有人轻扣房门。王慕菲惊醒，以为是使女送茶水来，哼了一声又翻过声去接着睡。悉悉索索的声音伴着一阵香气移到床边，一双有些粗糙的手轻轻抚过他的脸。王慕菲因这香气是滴珠常用的，就当是她来家。他心里正是委屈万分，必要等滴珠百般讨好才使得。索性收睡。

几滴温温的泪水滴到他的脸上，微有凉意，王慕菲觉得脸上痒痒的，忍不住睁开眼，眼前现出小桃红含情脉脉的脸来。

王慕菲待要坐起，她早伸手到腋下，轻轻扶起姑爷，眼眶里含着一泡泪，道：“姑爷，婢子去打盆水来与你洗脸上药。”

王慕菲赌气道：“你来做什么！”

小桃红滴出两滴泪来，娇声道：“婢子是偷偷来的，小姐在家极是后悔呢，只是我们老爷就要来家，脱不得身。”

从门外拎来一罐洗脸水倒铜盆里，又取围单围在王慕菲脖子上，把手巾搭在盆沿上，举着盆捧到王慕菲跟前。

王慕菲取水拍了拍脸，痛的紧，赶紧把手巾挤干贴在脸上。小桃红殷勤服侍，从怀里掏出上回那盒药，替王慕菲细细敷上，一边软语道：“姑爷，我家小姐就是脾气冲些……”

王慕菲一边吸气一边道：“她若得你一半温柔就好了。”

小桃红心里暗喜欢，想到姑爷合小姐洞房那日的风光，情不自禁红了脸，道：“姑爷不是就爱小姐不温柔么？”

“不温柔”原是王慕菲合姚滴珠鱼水之欢时戏语，小桃红软软糯糯的说来别有一番少女娇羞可人的趣味。王慕菲喜欢她知情识趣，搂着她的腰念白：“已共她多情小姐共鸾帐，怎舍得叫你铺床叠被？”

小桃红轻轻扭起来，哼哼道：“姑爷，院里无人，孤男寡女的不好嘛。”

王慕菲大笑起来，拉着小桃红朝后一倒，两个搂抱着在床上打起滚来。滚了许久，小桃红赤条条爬起来，穿好了衣裳，对王慕菲道：“姑爷，小姐在苏州置下

一间别院，原是想同姑爷去看桃花的。小姐待姑爷极是有心呢。”

王慕菲懒洋洋躺在床上，笑道：“她有心怎及得你有心。你早些回去罢，等一会她找不到你恼了又要打你。”

小桃红坐在小姐的妆台前理妆，扭头笑道：“若是因为姑爷你，多挨几下婢子也心甘情愿。”把跌到角落里那盒药拾起，又道：“此药甚是灵验，婢子留与姑爷自用，只是莫叫我家小姐知晓。”

王慕菲笑道：“小可怜儿，你去罢，待我收拾了你家小姐，必好好疼你。”

小桃红微微红了脸，扶着墙慢慢出去，回去小心服侍小姐不提。

只说王慕菲在家住了两日，这一回脸上的伤倒好的极快，镜里看不出什么来，他放心出来闲走。也不肯到姚家去，买了几陌纸一把香，合些祭菜，唤个管家挑到梨花庵，谁知才走到庵前，就教十几顶轿子挡住了。

王慕菲听见里头人声鼎沸，绕道从田里转过去，一个官差模样的人喝道：“你是谁？走开些。太爷查案呢。”

王慕菲看许多人朝真真坟上涌，情急取了一锭碎银子把那人，那人方让他过去，随着人流到进头，却见真真的坟上有一个极大的洞，一具上好的金线楠棺木小半截露在外头。想必是真真的妆裹丰厚，叫人半夜盗了去。四下里有人窃窃私语，有人说：“王拐子今日清早在江边拾到一枝钗，谁知卖到尚大小姐的当铺去教人认出来是二小姐身上的东西，不然此处这样偏僻，哪个晓得。”

另一个道：“可怜那尚二小姐，没有遇到良人也罢了，死了还受这样污辱。”

又有人道：“听说那盗墓的甚有良心，只取了金珠，小姐动也没有动呢，所以尚员外不肯报官，是咱们青天大老爷听说了，自家跑来查看的。”

王慕菲听了一会，极是恼尚老爷，给真真厚葬做什么！惹得人家提起旧事来，双说他的不是，极是可恶。等得一会，太尊合李青书从庵里出来，看着尚家人把棺推进去，重新使砖砌了。众人渐渐散去，王慕菲站在那里待上前又不敢上前。李青书早已看见，对知府大人说道：“家岳感念贼人善待舍妹，所以出了个失单，若是还回来就罢了。还请大人成全。”

知府大人笑道：“使得，本官回头就叫人抄了张贴在城门口。”两个手拉着手

出门坐轿，一行人二三十顶轿子，前头扛牌，后边举伞，极是威风。王慕菲呆呆的看了一回，低头家去，惊见一辆极华丽的马车从他家出去。

老太爷满面堆笑站在门口送客，看见儿子来家，后边一个拎食盒的管家，两个人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问道：“姚家方才使人来寻你呢，你到哪里去了？”

王慕菲没好气道：“我去给真真烧纸，谁知真真的墓被盗了。那李姐夫还说不要告官。”

老太爷听见，先是笑，想到真真头上身上的都是从前从王家偷偷捎回娘家的物事，怒道：“贱人，盗了首饰回娘家，还叫人家偷了去！白便宜那起穷鬼。”

王慕菲想到姚滴珠的铁砂掌头痛，道：“我不到姚家去。她姚滴珠当我是小厮呢，使个人来叫我就去？不去！”

老太爷急的跳脚，跟在疾行的儿子后头劝道：“她是不如尚家小贱人会哄你喜欢，只是你花了这许多银子娶她来家，莫闹的人财两亏。如今是你家老丈人回来了，总要妆个样子。你回房去换两件衣裳，我再去喊顶轿子来，我们一同去。”

王慕菲无可奈何，到房里寻了许久，翻出一件狐狸底荔枝红锦袍，原来这身袍子他嫌风毛儿出的不好，又嫌颜色晦暗，这件衣裳却是真真换了面子一针一线改过的。王慕菲穿到身上，就没有留心合缝处缝着一根细布条，上头有真真用红丝线绣着两行小字。

王老夫人没有金头面，只得勉强用块金黄销金缠枝莲的首帕勒了头发，胡乱插几根金玉簪，穿了大红通袖袍出来，这一身不伦不类的，休说王慕菲看不下去，就是王老太爷合老夫人同床共枕几十年，也把头扭过一边，道：“你看家，后院租把人家住，那许多人出入，要小心些。”

老夫人兴冲冲妆扮了要去见亲家，叫老太爷这样一说，虽然心里极不快活也不敢则声，回房气哄哄除了衣裳坐在银箱跟前，小声骂道：“积这门些银子又有何用！老娘就那么一套见人的金头面，还叫你送把媳妇。”正说话间，一个媳妇子在门外问道：“老夫人，隔壁贾员外问咱们借只火盆。”

老夫人掩了门出来，道：“借把他做什么。”

那媳妇子为难道：“已是搬了去，说是他们明日去买了新火盆就送回来的。”

老夫人瞪眼道：“这样眼里没主人家，明日不送回来从你工钱里扣。”

再说王慕菲合老太爷出来，打发那雇的轿子走，轿夫讨钱，道：“我们等了大半个时辰，若是早些说，也赚了钱把银子，只问你要三分，却是便宜呢。”

老太爷道：“没有，我们又没有坐你的轿子，凭什么给你钱。”两个叽叽呱呱吵起来，王慕菲不耐烦，捡了一小块碎银把那轿夫，道：“爹爹，咱们速走，莫叫我泰山等急了。”

老太爷想到还有金山在摇摇招手，才狠狠瞪了轿夫一眼道：“今天老太爷我有事，不然必不放过你们。”

那两个轿夫都冷笑道：“不必你老太爷说，下回你求我们，我们也不做你家生意。”

王慕菲父子两个走到莫家巷，果真见一长排马车排在那里，姚家管家个个脸上带笑，跟数十个陌生人在那里搬箱子。

老太爷看着一只只流水价搬进姚家的箱子，这些物事过不得几日就要随他改姓王了，喜欢的没口子笑。

王慕菲拉他道：“走罢。”早有管家来接他二人进门，让到后堂小厅里待茶，少时一个样子合姚滴珠有四五分相像的人出来，笑咪咪问跟在后边的姚滴珠道：“这不是原来咱家对门的王秀才？”

王慕菲脸上红的跟挨过铁砂掌一般，上前做揖道：“原是小女婿斗胆。”

那姚员外摆手道：“不急不急，我问你，你家可还有妻妾？”

王慕菲道：“原来曾有一位妾，已是送回娘家去，现在房下只有令爱一位。”

姚员外道：“我原替我女儿看中一门亲事，只是她任性先嫁了你，前头那门亲倒说不得了。只要你合我女儿相亲相爱，我就不究你两个背着我成亲的事。”

姚滴珠红着脸站在一边只是扭衣角。王慕菲叫姚员外这样一说，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正要说话，姚滴珠移到他身边，悄悄伸出脚没轻没重踩了他一下，道：“老实些。”

王慕菲狠狠瞪回她一眼，伸出脚要踩回来。那姚滴珠轻轻一笑，伸出手拉着

他的胳膊，笑道：“爹爹，你合我公公闲话，我带阿菲哥哥到后边换衣裳去，怎么穿这样大毛的衣裳出来，红通通的丑死了，走，我在苏州替你做了件灰鼠的。”拉着王慕菲到她房里，不由分说就脱他袄子。

王慕菲躲避道：“大毛的穿着暖和，我乐意。”

姚滴珠笑横了他一眼，道：“你当我不晓得你常穿的那两件皮袄都送到当铺拉？快换上我做的这个。”拎出一件深绿缎袄子来。

王慕菲无法，脱了捂热的狐狸袍，换上冰冰凉的薄皮袄，就一连打了三个大喷嚏。

姚滴珠拎着那件厚皮袄丢把小桃红，突然看见翻出来的半边衣襟上缀着一根白布条，忙道：“拿过来我瞧。”

小桃红把袍子送回来，姚滴珠拉着那根布条，原来是用红丝线绣的两句话，她一字一句念道：“愿将妾心换君心，你我永结同心。”冷笑两声，大声喊道：“王慕菲，这是什么东西！”

王慕菲吃了一惊，就先拿两个胳膊护脸，听见娘子只在河东咆哮，忙伸头来看，松了一口气道：“这件袍子原是真真做的。”

姚滴珠冷笑两声，道：“你可是被她休了的，还有脸穿她做的衣服，多好呀，永结同心。”

王慕菲结巴道：“一件衣裳有什么打紧。”

姚滴珠又气又妒，恼道：“你说不打紧，那我绞了它。”抬手举起一把银剪，抢过袍子就绞，小桃红早远远避过一边。

王慕菲心痛道：“你不想我穿也罢了，何苦绞了他，转卖出去也值八九十两银子呢。”

姚滴珠咬牙道：“你是我姚湘莲的男人，只能穿我做的衣裳。”

王慕菲摸摸身上的薄片子，看着地下又厚又软的狐狸皮，反唇相讥道：“成亲也有月余，你与我的，只得方才这个破袄子。我穿自家的旧衣裳也使不得？”

姚滴珠冷笑道：“你哪里来的银子，不都是你家那淹死鬼拿娘家钱贴你的。我呸，养汉养成她那样还搭上一条命，也是极没出息。”

她两个在房里这样吵法，老太爷合姚员外在厅里也是话不设机。王老太爷只说姚家只有一个女儿，又是商人，不如自家是举人门第高贵，何况媳妇又是娶进门的，姚家的绝户财必是他王家的。所以言语上轻慢了些。姚员外从前不过是开个小钱铺的老板，虽然积得一二万银子，到底在海上转了二三圈，捞了也有二十万银子来家，自觉姚家这样有钱，王家应当陪着小心才是，何况王老太爷言语之间颇有算计他处，两个人越说，各自心头越恼。

突然后边使女来禀说：“小姐合姑爷吵起来了。”姚员外忙合王老太爷赶到卧房，姚滴珠看见爹爹跟公公进来，料想公公是站她这边的，忙扑到爹爹怀里哭道：“阿菲哥哥穿了别的女人替他做的衣裳，呜呜，还不许我说他。”

姚员外皱眉道：“滴珠，这地下是什么？”

姚滴珠跺脚道：“皮袄。”

姚员外道：“一二百两银的东西，你说绞就绞了，可见是爹爹惯坏了你，也罢，等你母亲带着你两个小兄弟来家，还是叫你母亲管家罢。”

姚滴珠吃了一惊，追问道：“我娘死了十年了，哪里还有母亲兄弟！”

王老太爷吃惊比媳妇更甚，若是姚员外有儿子，那娶姚滴珠来家做什么！他皱了皱眉，悄悄移到儿子边小声问道：“哪里来的儿子。”

王慕菲看着趾高气扬的姚滴珠那样急法，心里有些快意，合他老子摇头表示不知。

那姚员外看了他们父子一眼，冷笑道：“我出海时就娶了一个妾，因她这三年不制服伏我尽心，又替你生了两个小兄弟，所以上个月在刘家巷，你几个世叔见证，就正经摆酒扶她为正了。”

姚滴珠脸色苍白，道：“爹爹，你不是说怕后娘待我不好，所以不会娶妻的么。”

姚员外微笑道：“你都长大了嫁人了，爹爹与你娶个后母回来有何不好？难道叫我姚家被人人前人后说是绝户么，你以前一直抱怨说没得哥哥兄弟，爹爹替你添了两个小兄弟不好？”

姚滴珠强笑道：“自然好，兄弟们呢。”

姚员外道：“他们还在路上，我是先回来寻大房子的。上回捎信叫你寻，可寻着了？”

滴珠摇头道：“不曾。”

姚员外道：“也罢，我明日亲自去寻。你公公膝下只得你一个媳妇，你跟你相公家去罢。做人家媳妇的，哪有镇日在娘家住的？”